

說部叢書之一

子耕短篇小說

上海太平洋學社發行

上海
霞飛路

太平洋學社附設日文函授部章程摘要

一宗旨 增進國民對日研究之實力徵求對日研究之同志

二科目 音韻讀本(日文日語)文法(文法語法)會話繙譯法信札成語新聞譯例

三講義 每月二期全年實共二十四期

四學費 每月六角三個月一元七角五分半年三元三角全年六元先繳後學郵匯不通處

郵費作代九五折算

五質問 函質須附郵票並附寄回時應用之信封上開明地址而質每星期五下午三時至

四時正音會臨時舉行之

六通信 入社者均排定號數通信時須註明函某號以便檢查

七課藝 分和文漢譯漢文和譯書取作文四種每月至少一次

八畢業 一年畢業考驗及格給予畢業證明書

九特典 一時交足全年學費按期贈閱黑潮一份如介紹新社友每介紹一人交學費時贈

以值銀五角之書券一紙

MT
I2467
363

子耕短篇小說目錄

有一天晚上

綈和帛

良心的裁判

五分鐘

兩箇拉車的

生命的價值

這是賣命錢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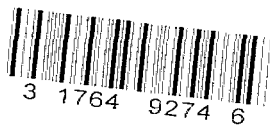
一線搖曳不定的燈光

入道

他

子耕短篇小說目錄

一



3 1764 9274 6

子耕短篇小說目錄

破產

多勇敢呵

誰的過

彌勒和韋馱

阿狗

太陽的生日

子耕短篇小說

有一天晚上

有一天晚上，雷打的怪響，雨下的狠大，平地上已積了一尺模樣的水；那雨兀自下箇不止，接著又刮起風來；那雨借著風威，越下的起勁！雷聲雨聲風聲，這景象非常的慘淡！但是那電，却一閃一閃的放出光來！

我們借著那一閃一閃的電光，就看見那小河西面，有一所房子；看他傾圮的樣子，就知道是幾百年前的建築。這幾百年的老建築，在這風雨裏面，狠像要倒下來似的！

在這房子裏面，住了許多的人，不過都已睡著了！做他的好夢！看過去好像並不知道他所住的房子，要倒下來似的！好像並不知道有甚麼危險似的！

接著又打了一陣雷，那雷打的比先前更響，差不多把這所老建築，要震倒了！在這箇當兒，有一線燈光，在這所老建築的壁縫裏漏出來，搖曳不定！想是住在裏面的人，有幾箇醒了！

原來醒的是哥兒倆。那哥哥的說道：

唉！雨又大，風又大，房子又壞了！別說漏得滿地的水，看這光景，恐怕是要倒了！怎麼辦呢？我們一定得把他脩補起來才好！

那兄弟的說道：

不行不行！我們房子，是還可以脩補得好的麼？你看那些舊材料，還有可以應用的麼？我們一定得把這房子拆了，重新再蓋起來才行！

那哥哥的說道：

好兄弟！何嘗不是呢？不過現在外面雨下得這樣大，風刮得這樣利

害；我們把房子拆了，我們倆是不怕的！但是那些老人家，婦人家，小孩兒，叫他怎麼受得了呢？

那兄弟的說道：

哥哥！我說的是把房子拆了，重新再蓋；不是說拆了不蓋，風雨雖然利害，那些老人家，婦人家，小孩兒，也許可以受得了！

那哥哥的說道：

兄弟！你說拆了再蓋，固然是不錯的！但是當那已竟拆了，還沒有蓋起來的時候，叫那些人怎麼受得了呢？所以我想，我們現在應該把那頂壞的一部分拆去，脩補起來；以後再一部分一部分的拆去，一部分一部分的修補起來；那末我們房子也不會倒，我們也不怕那風雨了！兄弟！你道怎麼樣？

那兄弟的說道：

哥哥！你說我們房子不會倒了，我們也不怕風雨了，那自然是狠好的！不過我們當脩補的時候，應該用急進的手段，不是這樣的話，恐怕那壞的還沒有修補起來，那修補起來的，倒又壞了！那末我們不是白忙了一輩子，那房子還是要倒麼？

那哥哥的說道：

兄弟！這何消說得呢？而且我還想，那老房子終究是不行的！我們一方面固然是把他修補起來，一方面還得預備好材料，將來好蓋新房子呢！

那兄弟的聽了，大聲歡呼道：

好哥哥！畢竟是好哥哥好見識！但是只有我倆，一定不行，我們一定

得把他們喚醒了，起來一塊兒工作才可以！

在這當兒，那些睡著的，早就給他鬧醒了！都揉著眼，望著他們哥兒倆，箇發楞。他們哥兒倆，也就詳詳細細的，把方才一篇話，告訴他們。他們聽了，却都贊成，大家也不睡了！都起來幹那修補房子的事情。大概不久，這所幾百年的老建築，當能穀面目一新了！

這時候外面的雨，兀是下箇不止；這風從壁縫裏進來，吹得那燈光搖曳不定！只有那一閃一閃的電光，倒好像跟那燈光表同情的樣子！

綈和帛

和齊國接壤，有一箇小國，叫做魯梁。齊桓公要想他歸附。就問管仲，用甚麼法子，可以達到目的？

管仲說：

魯梁的人民，多做那箇綈，我們現在就用綈做起衣服來；而且還要下箇命令，不許齊國人做那箇綈，一定得向魯梁人買才行。那末魯梁人一定大家做起綈來，不肯耕田了。

諸君談到這裏，我想一定要說那管仲不經濟了！一定要說那管仲不愛國了！又那裏知道他那不經濟不愛國，却有大大的妙用在裏面呢？

話說桓公聽了管仲的話，也不問他的底細，就在秦山南面，穿起綈做的衣服來。那管仲就跟魯梁的商家說：

你賣一千匹的綈給我，我給你三百斤的金子；賣了十次，就是三千斤。那末貴國可以不用向人民課稅，財用就穀了！

魯梁的君，聽到了這話，就叫他人民做綈，賣給齊國，一連一年多，管仲就派人到魯梁去。只看見魯梁的人民，熙熙攘攘，來來往往，非常的匆忙，那

好好兒耕田的，簡直沒有了！

管仲聽到這箇消息，就說道：

魯梁完了！

桓公道：

怎麼呢？

管仲道：

現在我們大家都穿我們自己做的帛，都不要再穿綈！也不再要和

魯梁來往！

桓公也照辦。

過了十箇月，管仲又派人到魯梁去，就看見魯梁的人民，餓死了許多！原來魯梁人民，自從大家做綈以後，簡直沒人耕田，他的糧食，完全向齊國

買來。這時候，齊國不和他往來，不賣給他米，他可沒法了！所以他那時候的米價，比齊國要貴了十幾倍。米這麼貴，人民那能穀不餓死呢？

魯梁的君，看這情形，大是不了！馬上叫人民種起田來！但是那裏來得及呢？不到三年，魯梁就歸齊國了，

諸君讀到這裏，我想一定要拍案叫絕，大聲的喊道：

齊國萬歲！管子萬歲！

但是在下還要鄭鄭重重的大聲喊道：

中華民國萬歲！

良心的裁判

鐘……鐘……鐘……壁上的鐘聲，已打了十二下了；外面的月光，兀自照得千里通明。原來這是民國八年五月十四日的晚上。

在那箇地方，有一所很高大的洋房；這洋房前面，有一塊小小的艸地；艸地上滿種了蜀葵花。——照時令說起來，蜀葵花現在不過下種，不知怎的，這家人家的蜀葵花，却是終年不凋；聽說是有人用狠貴重狠醜醜的東西培植的！——那蜀葵花借著月光，影在地上，真有那東坡所說的『如積水空明，水中荇藻縱橫』的光景。這時候，夜也深了，人也靜了，這所洋房裏，也是箇靜蕭蕭地！只有那緊靠艸地的那間房子裏面，還時時聽得歎氣的聲音，好像他胸中有許多抑鬱，要借此發洩似的！

這時候有一片雲，把月光遮住了！那光明的大地上，頓時黑暗了許多！直等到那雲過去了，那月光方才明亮起來；在這當兒，我們就看見艸地上有一箇人，獨自的低著頭，踱來踱去。他的臉上，忽而現出頹喪的樣子，忽而現出憤恨的樣子，忽而又現出惶恐的樣子！看他這種神氣，就可以知道他

心中一定有甚麼游移不決的事情，斷斷不是東坡所說的閒人！

這箇人推想起來，大概就是方才在房子裏面長嘯短歎的人！

這人踱來踱去，踱了好久，霍的站住了，自言自語的說道：

唉！何苦呢！何苦幹這喪心病狂的勾當呢！我也曾經受過十幾年的教育，我也知道我們和國家的關係，我也知道亡國後的痛苦，我爲甚麼不愛國？我爲甚麼不救國？我爲甚麼不好好兒幹，使我們國家強盛？我爲甚麼倒行逆施，賣起國來，要使我們國家淪於萬劫不復的地步，使我們同胞作人家的牛馬呢？唉！叫我怎麼對得住我的同胞！我們土地，是我們祖宗暴露，斬荆棘，辛辛苦苦的得來的！我現在若把他輕輕斷送了，唉！叫我怎麼對得住我的祖宗？

說倒這裏，又踱來踱去的，踱箇不住。

這時候，那靜蕭蕭地的房子裏，忽然起了一陣笑聲；接著又聽得一箇人高聲說道：

這幾天他氣得甚麼似的！罵這箇，罵那箇，看他樣子，好像要把反對他的，統共殺完，才痛快似的！他終不肯自己想想……

說到這裏，聲音就低了，聽不出他往下再說些甚麼？

那躡來躡去的，本來早就給那笑語聲噤住了；到這時候，他方才又慢慢的踱起來。嘴裏斷斷續續的說道：

殺完了才痛快……終不肯自己想想……唉！我到底爲著甚麼來呢？「妻子歡娛僮僕飽，看來算只爲他人，」唉！何苦來呢！何苦幹這喪心病狂的勾當來呢！我一心爲著你們打算，你們倒反背地裏數我的不是！唉！何苦來呢！何苦幹這喪心病狂的勾當來呢！你說我不肯自己想想，

我現在已竟是大覺大悟了！憑你是誰，要我幹這喪心病狂的勾當，我再也不幹了！你們也用不着在背地裏數我的不是了！但是一件……

說到這裏，他又噤住了；蹙着額，低着頭，又踱了起來，好像又有甚麼很難解決的事情似的！踱了一回，忽的現出狠決絕的神氣來，說道：

論恩呢，誰也比不上我的祖國！我們「生於斯，長於斯」衣哪，食哪，那一件不是我們祖國供給我們的？若說到他們待我有恩，不過他們要我做拍賣祖國的掮客罷了！有甚麼好意呢？這種恩意，我也值得置在心上麼？

說倒這裏，他仰天的噓了一口氣，好像下了箇很大的負擔似的！接著又嘆了一口氣，說道：

唉！『不義不厚，將崩』，我幹這勾當，那裏會有好結果呢？那波蘭首

相白爾番斯，不是箇前車麼？他何嘗不想亡國後，做箇富家翁呢？但是他到後來，他的財產不是被俄使佔去了麼？他的三箇豔妾，不是被俄將擄去了麼？他的女兒，不是被馬夫強迫娶去了麼？唉！波蘭不亡，他那裏會到這步田地！唉！賣國的那裏會有好結果！就是說有好結果，爲了我一家，斷送了我祖宗傳下來的土地，犧牲了我幾萬萬同胞的幸福，叫我怎麼對得住我的同胞，叫我怎麼對得住我的祖宗呢？現在乘這國家還沒亡的時候，急流勇退，倒是很好的！不過這些反對我的，也太不給我留面子了！而且爲甚麼只反對我們幾箇呢？唉！我一定得報他！說到這裏，他臉上就現了憤恨的樣子，那天上的月光，也恰巧給雲遮住了；大地上又頓時黑暗起來！

他黑暗裏，又踱了一回，那雲又過去了，大地又光明了，我們看他那憤

恨的氣，早就退了，却又現出惶恐的樣子來！接著又低聲的說道：

唉！我又錯了！他們爲甚麼反對我，不是因爲我賣國麼？我怎麼可以怪人家不應該反對我！我只可以怪我自己不應該賣國！「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我既然賣國，就是箇賊子，就人人可以反對我，人人可以誅我，我怎麼敢怪人家呢？而且我不經這番的反對，我還不甚覺得我所做的不合，恐怕還是要照舊喪心病狂的幹下去；到後來國亡了，家也破了，落得人家罵我是賣國賊，罵我的子孫，是賣國賊，那末我的子孫，也必定要恨我，要不承認我是他的祖宗！唉！可羞呀！可羞！可怕！可怕！

說到這裏，他就抱着臉亂跑，好像有許多人跟着罵他是賣國賊似的！跑了一陣子，他又霍的跪下來道：

國人恕我！國人恕我！我今天在這裏懺悔了！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國人恕我！國人恕我！

說著又霍的站了起來，狠狠的把那蜀葵花都給拔了！

在下這篇小說脫稿以後，就有一個朋友，反對他說：這些人還有良心的麼？這些人還能殼望他改過的麼？你想望他們下一「良心的裁判」，未免把他們的人格，看得太高了！我說：說雖這樣說，但是一君子與人爲善，「我終希望他們有良心，希望他們改過，而且我還希望那些違反愛國行動的人，——私下運米出口等等——大家下一個良心的裁判！」

五分鐘！

一，原來都是舊的！

甲『喂！先生！你穿的衣服，是甚麼貨？』

乙『朋友！我穿的是國貨。』

甲『是那裏的出品？』

乙『那却不知道！』

甲『是那裏買的？』

乙『是洋貨舖裏買的，舖子裏人跟我說，是國貨。』

甲『買了多久？』

乙『才買的。』

甲『這是國貨麼？恐怕不是罷！恐怕是劣貨罷！』

乙『這是舊的朋友！你穿的甚麼貨？』

甲『先生！我穿的是國貨呀！』

乙『恐怕不是罷？』

甲『我也是舊的！』

乙『原來也是舊的！哈哈！』

二，發財的機會

甲『喂！掌櫃的！這是甚麼貨？』

乙『這是國貨。』

甲『這是那裏的出品？』

乙『是香港的出品。』

甲『商標在那裏？』

乙『商標在這裏。』

甲『這商標有點像假的！』

乙『怎麼假的？』

甲『一定是假的，一定是劣貨！』

乙『不瞞你說，你的眼光真不差！你貴業呀！』

甲『我麼，我跟你同業。』

乙『原來是同業，怪不得有這眼光！』

甲『請問這次風潮，寶號損失了多少？』

乙『損失麼，這真是笑話了！』

甲『怎麼呢？』

乙『老實對你說，這次風潮，就是小可發財的機會！當那風潮初起的時候，小可也狠想抵制抵制，把那存貨燒了；後來仔細一想，那個國家，是空空洞洞的，有甚麼可愛？金錢是黃澄澄的，那才可愛呢！所以他們抵

制他們的，我却賣我的！』

甲『這難道就發了財麼？』

乙『有時候，有人到我那裏買東西；他問：這是甚麼貨？我跟他說是國貨。他說：這是劣貨麼？我就說：這是劣貨。他說：你門上貼着不進劣貨的條子，你爲甚麼賣劣貨呢？我就跟他說：我說的是不進，不是不賣，我賣的貨，是先前進的呀！他沒話說，也就搭訕著走了！但是我說是這樣說，我又那裏肯不進呢？暗地裏進了幾萬元錢的匹頭，幾萬元錢的洋紗，專等五分鐘一過，發我的財哪！』

甲『你那能就料到一定是五分鐘呀？』

乙『這何消說呢，我早就料到的！先前他們發傳單啦，演講啦，轟轟烈烈，倒狠熱鬧；但是現在呢，連他們的影兒也不見了，不是五分鐘，倒是三

「百秒麼？他們熱度過了，我的幸運也就來了，哈哈！我真是天之驕子！」

甲「不錯不錯！佩服得狠！你真是天之驕子！」

三，這是對外貿易呀

羅「喂！老朱！人家說你老人家運米出口，有這件事麼？」

朱「有的有的！利子狠厚！老羅！」

羅「這件事你老人家却有點不對！」

朱「甚麼對不對？商人重利，我是商人，我只要有利，還管他甚麼對不對？」

羅「這米是國家禁止出口的！」

朱「這真豈有此理！他們借著軍米的名目，運出去，就不要緊；偏著我們的就要禁止，這真太平年了！況且運米出口，不是個對外貿易麼？國家的」

應該獎勵才對！怎麼反要禁止起來呢？這真笑話了！

羅「噫！這是對外貿易。對外貿易，應該獎勵的，應該獎勵的！」

四，五分鐘的罪惡

原來這時候中國人的熱度，早已退到零度了！甚麼抵制不抵制的聲浪，早就沒有聽到了！運米出口的事情，早就沒人注意了！大家融融洩洩，過他幕燕釜魚的生涯，看過去好像並沒這回事似的！

在這時候，那某國人報上，有一天載了一段評論，他那大意說的是：『在幾個月以前，支那人抵制正激烈的時候，我們就說他只有一分鐘的熱度，不久必定要低聲下氣，向我們大帝國求貨物的供給；那時候支那人聽見了我們的話，也似乎大大的著惱！發了許多傳單，說要堅持到底，不要給我們料着，不要給我們笑話；但是到了今天，我倒要問問他們，有沒有給我』

們料着到底會不會給我們笑話？先前他們說堅持到底，我們還不知道底在甚麼地方？堅持多久？哈哈！原來這就是底？哈哈！原來這就是支那人所說的堅持！平心說起來，這種國家，實在是文明的障礙物，沒有存在的必要的！我們替世界和平打算，一定得把他放在列強共同管理權的底下才行呢！

「

這箇論調一出，馬上引起了各國的注意，大家都贊成了某國的政策；就是那主張人道的美國也，因為中國人太不長進，不肯仗義執言；那末我那可愛的祖國，我那可愛的同胞，就都陷入永劫不復的地獄了！唉！祖國！唉！同胞！唉！五分鐘的罪惡！

著者曰：心所謂危，不敢不言，吾非好聳人聽也。苟國人能再接再厲，始終如一，則中國前途，無可限量，豈特救亡而已哉？著者無似，甘

受杞人之誚焉！嗚呼！吾甚願吾言之不中，吾又竊恐吾言之或中也！

兩箇拉車的

民國八年十二月的有一天晚上，有兩箇拉車的，把他的車子，停在家戲館附近。這時候，已是將近一點鐘了。風刮得很大，那兩旁的路燈，也似乎吹得暗談了許多！這風好像挾著針刺似的，吹在身上，怪痛的。所以這馬路上靜蕭蕭地，沒人行走；只有那戲館裏喝采的聲音，還時時流露出來，似乎來安慰這兩箇拉車的。這兩箇拉車的，垂頭喪氣的，抖在一堆！一聽見喝采的聲音，似乎興奮起來；就這興奮的樣子，就告訴了我們甚麼是他們的希望？

這時候，我們就聽得一箇車夫說道：

阿二！這幾天你生意怎麼樣？

那阿二說道：

阿三！不要說起！你怎麼樣呢？

阿三說道：

也是一箇樣兒！

說到這裏，兩人相對歎息了一回，接著阿三又說道：

我們的生意，近來真是一天不如一天了！有電車的地方，他們當然坐電車，又便宜，又快，又暖；沒有電車的地方，他們又多自己跑，說是跑路會發熱，比坐我們的車暖……

那阿二聽到這裏，搶著說道：

是呀！除非是沒有電車的地方，他們又跑不動，也許有甚麼要緊的事情，那時候才坐我們的車哪！但是他們對於車錢，又要斤斤計較，非

常苛刻的！

阿三聽了，歎口氣說道：

可不是麼？那些有錢的，逛窯子，聽戲，把那錢似乎看得很輕；但是——到我們的面上，就是一箇銅子兒，也不肯輕輕的放過，這不是怪事麼？那阿二也歎了口氣說道：

可是我們也沒法呢！不拉，一箇錢也沒有，拉了，多少掙了幾箇錢；況且跑了一陣子，也熱一點兒！

阿三說道：

那自然的！可是一到收了汗，那真難受哪！

阿二說道：

唉！我們不餓死就好了，還能穀管得這許多！

阿三說道：

別說了罷，說起來真叫人難受！我們一天到晚，就算他可以掙一元多錢，除了車租——一天九角錢——照會費——英法租界的各六元，一天得四角錢哪！——還剩幾箇錢呢？現在的米，一升差不多要賣八九十箇錢；我們家裏，除了我們夫妻倆，還有四箇小孩子，你說，一天要吃多少錢的米呢？我們那裏有這許多錢？所以我們只能穀熬一點兒粥喝！這粥那能耐飢呢？撒一泡溺就完了！我們也只能挨著餓跑，向誰訴苦去！

阿二接著道：

現在還好哪，到明年青黃不接的時候，那真該死了！

阿三道：

別說青黃不接的時候，就是現在，也夠我們受了！我們好好的，不出

岔子，還好，比說像阿毛這樣，磨出病來了，像阿五這樣，把照會給巡捕拿去了，也許像阿金這樣，把車墊給癰三——海的種——小竊——偷去了，那不是死了麼？

阿三說了一大篇的話，那阿二只是低著頭，不理會，阿三見著，詫異起來，叫道：

阿二！你想甚麼？

那阿二猛醒道：

我想，我想，那些有錢的，不少用，不少穿，不少吃，爲甚麼要把米運出去？也不替我們窮人打算打算！

阿三說道：

你是誰？他替你打算！那些有錢的，肯替我們窮人打算，天下也不會

這樣子了！……

說到這裏，這箇戲館散戲了；大家都穿著皮袍，披著大衣出來，這兩個拉車的，拉起車，嘴裏嚷道：

電車沒了！坐著我們的车子去罷！

說著，飛也似的攬攬他的生意去！

生命的價值

鳴……鳴……鳴鳴，一輛汽車，橫衝直撞的，向南馳來。

啊呀！不得了了！碰倒人了！怎麼怎麼？滾過去了！唉！這車夫真可惡！怎麼不停車呢？這一來可就完了！唉！可惡……可惡！

鳴……鳴……鳴鳴，這汽車依舊橫衝直撞的，向南馳去，好像並沒這回事似的。

怎麼怎麼？他竟走了！難道我們的生命，這樣不值錢的？滾死了可以沒事！快！快！攔住他的車子！

在這個當兒，那巡捕也來了，那汽車也停下來了；只見那位坐汽車的

說道：

幹甚麼？叫你們這樣大驚小怪的！滾死了一二個人，希甚麼？也得你們攔我的車子！呵呵！你們看罷，看我償他的命哪！怕不是化五十元錢，就完了麼？我可沒有這麼許多閒工夫，和你們胡鬧！阿三！——汽車夫！——開罷！我們走我們的，管他許多！

鳴……鳴……鳴……這汽車橫衝直撞的依舊，向南馳去。

這巡捕抄了車子的號碼，叫人把那滾壞的，擯到附近的一個醫院裏。衆人見完了事了，也就慢慢的散去。

過了幾天，公堂上汽車夫阿三，和一個愁容滿面，索索地抖個不住的
老婆子，在那裏聽審。

原來這滾壞的，傷勢太重，一到醫院裏，已沒救了。就把他送到陳尸處。
這老婆子就是死者的娘，這天公堂上，就審這件事情。

那問官先問了當事的巡捕幾句，就叫阿三陳述。

那阿三說道：

那天我家東人，因為有點兒應酬，所以坐着我的車子出去。我因為
沒甚要緊的事情，所以開着慢車。後來見有人在前面行走，我就捏喇
叭，誰知道那人聞見喇叭響，就東西忙着躲。到我車子到他跟前，他反
湊上來。我因為車子快了些，一時間塞不住車，所以把他碰倒了。這是
實情，求堂上明察！

阿三說完了，那問官就叫老婆子說。

那婆子哭着說道：

我今年八十三歲！死的是我兒子！生前是做小工的。我家裏很窮！我又掙扎不動！眼睜睜的只靠這個兒子過活！那天是他休息的日子！他說道：『娘！天氣冷了，你的那件棉衣，還在當鋪裏，我今天借得幾個錢在這裏，去贖了出來罷。』說着他出門去了。老爺！你想，我這麼大的年紀，穿着這麼破的幾件單衣，在這麼冷的時候，一天到晚，終是索索地的抖！一聽見我兒子替我去贖棉衣！心裏說不出的歡喜，眼巴巴的只望他回來！唉！唉！誰知道我的兒子，終究不能回來了呢？唉！唉！我的兒子，我的兒子在那裏！

說到這裏，就大哭起來。那問官見他這個樣子，也似乎有點哀憐的意

思，所以也不干涉他！

這婆子哭了一回，又說道：

我直等他到晚上，他還不回來，我心裏就有點疑惑起來。但是我還是自己安慰自己道，『放心罷！敢是他被朋友請去吃飯了！停一回兒，就回來的！』我想雖這樣想，終究放心不下，直等他一晚；到第二天早上，有人來跟我說，說我兒子給汽車滾死了！我那裏肯信！還給我罵了一場。後來覺得放心不下，一拐一跌的，央人領我到陳尸處去看。啊呀！天哪！我的兒子，真個死了！

說到這裏，又呼天搶地的大哭起來。哭了一回，說道：

那時候，我想到，這是做夢！我的兒子，一定還沒死！等我這夢醒了，說不定我的兒子，已拿着棉衣，叫我穿呢！老爺！你道是不是？我現在是不

是做夢？

說到這裏，他就一言不發的，瞅着問官。二個問官，見他這種情形，也不理他。唧唧噥噥的，商量了一遍，就說道：

死者係自不小心！和汽車夫無關！死尸著尸親自己棺殮！特念尸親窮困，着被告的主人，格外恩恤他五十元！

那婆子聽到五十元三字，向問官說道：

這五十元是做甚麼用的？

那問官又把他兒子自不小心；這五十元是格外恩恤的話，說了一遍；那婆子聽了，跳起來道：

你也太不公平！他們坐汽車的，是他娘十個月生的，難道我的兒子，不是十個月生的麼？他是一個人，不成我兒子不是個人？他有了幾個

錢，就值得這樣欺負人！一匹馬，一頭牛，也值百來元錢；滾死了人，拿出五十元錢來，還說是格外恩恤！難道我們窮人生命的價值，就連一匹馬，一頭牛，還比不上麼？我的兒子是死了！我眼見得也活不成了！不餓死也要凍死了！唉！我們兩條性命，只值五十元錢！

那問官道：

誰叫你兒子不小心？退下去！別多囉嗦！

那汽車夫身邊摸出五十元錢交了。笑嘻嘻的出去！

那婆子一面走，一面哭，一面說道：

你也有兒子，把你兒子滾死了，你甘心不甘心？唉！終是我兒子的不是！是你說誰叫我兒子不小心，我說，誰叫我兒子不坐汽車？唉！終是我們沒錢的不是！

說着出去了

從此以後，三四天裏，我們常見一個婆子，坐在那汽車肇禍的馬路邊上，索索地抖！見着有汽車來了，他必大聲喊道：

魔鬼……魔鬼……還我的兒子來！

三四天後，這婆子忽的不見！從此這萬惡的世界上，永沒再見這婆子的蹤跡！唉！可憐！生命的價值！

這是賣命錢呀！

火……火……火呀……火……好大火呀……那些做工的，怎麼還不逃呢？啊呀……啊呀……不……得了了……救……救……救命呀……救命呀！

原來上海開北地方，有一家工廠失了火，衆人見着，所以在那裏喊火。作工的知道自己的廠子起了火，所以在那裏喊救命。

那時候西北風刮得很大，那火借着風勢，越發燒得起勁！

衆人見那火越燒越利害，大家跑到那工廠門口，想接應接應那些做工的出來；誰知跑到門口，他們就不禁狂叫起來！

完了完了！這時候還關上門呢！難道要把那些做工的，活活燒死在裏面麼？眞眞豈有此理！眞眞毫無人道！我們打門罷！救人家的性命要緊！

列位！你道這火燒得這樣利害，這工廠的大門，爲甚麼還關在那裏呢？原來上海的一般廠家，大凡遇着火的時候，他門就把大門關上，不放人出來。——那些司事的，生命寶貴，當然可以先行——爲的是怕有搶火的人，來搶他的東西；將來保險行裏要跟他囉囉，所以也不管做工的死活，把他們關在裏面！

列位聽到這裏，一定要說道：

那些開廠子的，難道這樣沒有人心麼？就只管自己錢財，不管人家性命！我說：

列位太忠厚了！人如有人心，天下不會這樣糟了！只管自己錢財，不管人家性命，這種人正多着呢！哈哈！

閒話少說，且說那些衆人，說着，就拿了些東西，打起門來。風聲，打門聲，喊救聲，哭聲，刺雜雜地，打成一片，這情景非常的急迫！非常的哀慘！

這工廠構造得非常不合法！沒有太平門！——就有也關了！唉！——也沒有太平梯子！——有的是兩架竹的，不中用，和沒有一樣！——那些在樓下的，不能出門，在樓上的，還拚命的下樓來，所以就大家擠住在樓梯上。那些不能下樓的，看看火已近身，沒法想，只得跑到露台上，不顧利害的跳下來！

列位要曉得，這個工廠裏做工的，多半是婦人家，女孩子；他從二三層樓上跳下來，至少要跌個半死！所以那時候，也有到地就完了的！也有跌壞了頭的，胳膊的，腿的！這情形固然非常的淒慘，但是究竟比那些燒死的，連骨頭也認不出來的好些！

這時候，火更大了！那些打門的，好容易把門打開，這些做工的，就一湧出來。誰知道人出來，火也出來了！

不道這些人的衣服，早已燒着，也有連頭髮都燒了的！他們想，脫衣服是來不及的了！所以也有在地下亂滾，想把火滾滅的；廠前面是條河，也有向河裏跳的。

在地上滾的，也有把火滾滅了，人家便把他送到醫院去了。也有二三個，倒在地上，滾不動，人家見他火人似的，不敢前去救他；那些救火的，只顧

救房子，沒工夫救人！就燒死在地上了！

向河裏跳的，倒多半由江北人的船上救起！把他濕衣服脫了，用他自己的破棉桌裏上，送到醫院去，

這時候，那火已將冒穿屋頂了。那些擠住在樓梯上的，那眼睛早就給烟迷住了，分不出東西南北來！所以人家已竟出門，他們還擠在那裏；在這當兒，猛聽得忽喇喇轟的一聲，這樓梯坍了下來，那末這些人都葬在火窟裏了！

這時候那些做工的家屬，得了這工廠遭火的消息，大家趕了來。找娘的找娘，找女兒的找女兒，找媳婦的找媳婦，忙在一堆。到後來聽得人說，受傷的在醫院裏；他們馬上就跑到醫院去。但是他們多半是失了望啼啼哭哭的回來！回到火場邊，却又給警察一個個趕回家去！

到了第三天下半天，已爬出了十幾個死尸來。這死尸七零八落的，也有只有一條腿的！也有只有一條胳膊的，也有只有大身，沒有四肢的，也有把肚腸都燒了出來的！都是焦炭一般！分不出誰是誰來！就是我們沒有關係的，看了這種情形，也覺得非常的難受！那末叫那些家屬，又何以爲情呢？列位要曉得，在這廠裏做工的人，多半是很窮的！他家的生活，多半是靠他維持——不過有一箇做工頭的，却是箇例外。他是廠主的本家，家裏很有幾箇錢。這次遭火的時候，他已逃了出來，後來聽得他女兒在露台上喊他救；他又跑進去，就死在裏面！後來有人說他，好好的現成米飯不吃，愛去做工，真是箇賤骨頭！該死的！唉！諸君！像這樣的婦人，是不是應該受這箇批評——現在遭了慘死，他們家裏，又怎麼過活呢？

這天四五點鐘的時候，地方檢察廳，就派了一個檢察官，到火場來問

那些苦主，有甚麼要求沒有？

那些苦主，大家哭哭啼啼的，要求撫卹，裏面有一個姓陶的婆子說得最可憐！他說道：

我只有一個兒子，今年十四歲，在廠裏做工，現在是已竟死了！他在三歲的時候，他老子新去世，到現在十二年了。我家又沒錢，好容易挨得他這麼大，能掙幾個錢來，養活我！現在落得這樣結果！不但先前的，一番心血白費，就是以後，又叫我怎樣度日呢？求老爺可憐……

說著大哭起來。

檢察官聽了他們的話，安慰了他們一番，說叫廠主撫卹他們。

那些苦主，聽了有撫卹，也就含著淚回去。

不料過了四五天，還是不見動靜；他們急了，大家聯名到地檢廳去控

告工廠的經理。

那經理方才著起急來，馬上召著苦主，許他們每人五十元錢！

衆人想，沒錢打官司，是不能勝的！倒不如拿了五十元，丟開手罷！所以大家就答應下來，到地檢廳將案注銷了。

但是我要問那些苦主一句話，你們知道不知道，這五十元錢，是你們的娘，女兒，媳婦，的賣命錢呀！

一線搖曳不定的燈光

密層層的凍雲，遮住了衆星，把世界變成了黑暗，不見一點兒光明！颼颼的朔風，好像在那兒鳴他的不平！

原來年關到了。

在這黑暗地裏，我們就遠遠的看見有一線光明，在那兒搖曳不定！而

且還隱隱的聽見喊喝呻吟的聲音！

循著這光明走去，就找到一所黑越越的房子；看他頹喪的樣子，就可以知道他是陳年的建築！但是一看他巍然的態度，又可以知道他是高貴的門第！

原來這房子的主人姓華，是很有名的！在從前的時候，也很做過一番事業！不過現在中落了？出了一輩不肖子弟，把持大權，盜賣公產，那錢，表面上說是公衆開支，其實多裝在他們口袋裏，所以公衆天天在那兒嚷窮，他們却花天酒地，左擁右抱的，過他獸慾的生活！

和華家同村住的，有個賈家。這個賈家，有人說他是綠林出身！因為他劫人的時候，慣帶一副假面具，所以人家多叫他假扮。後來他有了錢，就靠著華家的東面，蓋了一所房子，就借假扮假字的聲音，改姓了賈。這賈家現

開著店鋪子，和華家很有交易。

住在鄰村的，有甚麼米家，英家，傅家，趙家，……都是和華家有來往的。英傅和買家，都是盟兄弟。

四五年前，英傅和趙家，有點過不去。

原來這時候的幾家人家，都很野蠻！一個不對，就打架；那年英傅和趙家，就打起大陣來。

買家因為盟兄弟的緣故，也幫著英傅，在那裏搖旗吶喊！

華家人口很多，共分了二十幾個房頭；他齊房裏有一所房子，租給趙家，趙家有許多子弟，住在那裏。

買家見著華家的所在好，早就存著併合的野心！所以他對於華家把持大權的那輩不肖子弟，非常的趨奉；那些子弟，也就感恩無既，拚命的報

效！他們所盜賣的公產，倒有一半入了賈家的手，不過雙方都還沒有滿意！一見了英傳，趙打起架來，他就用他慣用的乘火打劫的手段，派了許多人，倒各房裏來，說是要趕走趙家的人，把這所房子，還給華家。

後來住在齊房裏的趙家人，居然給他趕走了；但是那房子，却也沒有還給華家！這一次打架，直到去年，方算是完了；中間米家和華家，也都加入，幫著英傳打趙家。趙家支撐不住，就請求講和，講和的所在，是在傅家；所以米英買華，都派人倒傅家去。

講和的結果，那華家所得的，只有將先前租給趙家的房子，做了英傳酬報買家的禮物！

華家一般子弟，得了這個消息，心裏都大不願意！就叫他們代表，不要簽字在那契約裏！

那些把持大權的，因為賈家是他們的恩客，不敢得罪了他！所以竭力主張簽字！後來一般人費了九牛十虎的力量，那代表才不敢簽字。

一般人因為賈家無理，所以大家不和他交易。

賈家見了這情形，頗有責言；華家的不肖子弟，急得甚麼似的！可也沒法！

年關到了，賈家知道華家把權的，一定要乘機借一注債，供他們揮霍！那惟一的債主，就是他自己——賈家——所以他就寫了一封信，給華家；說齊房裏的房屋，本來我可承受的；但是我從前曾說還你們，所以你們現在可以派人來談判這件事情。

華家接到這封信以後，就有兩派的主張；那些把權的，是賈家的孝子順孫，當然沒有甚麼不依的！但是一般人的主張，却要把這件事情，提交聯

盟會公判。

甚麼是聯盟會呢？原來英傳各姓，雖然打敗了趙姓，却也筋疲力盡！所以組織了一個會，叫做甚麼聯盟會；將來在會裏的各姓，若比有過不去的話，就可請在會裏的公判。那末打大陣的事情，庶幾可以少些！

華家一般人的意思，以爲賈家如果有心把房屋還我們，就可以簡直了當的給還，用不著甚麼談判！而且英傳把房子送給賈家，我們並沒承認！若和他談判，便和我們不簽字的精神反背！出爾反爾！這不是太沒人格了麼？所以他們大家去要求管家的，不要賈家談判，要把他提交聯盟會。

但是提交聯盟會，便要得罪了賈家，將來盜賣公產的時候，便少了一個大主顧！這斷不是那些不肖子弟，所願意的！所以都跑到賈家求計！賈家就教他如此如此，他們回到家來，依法泡製，燕房裏的子弟，就傷了許多！

華家平日，各房裏都養了許多打手，說是防備外姓的。其實這些打手，都是吃太平錢糧的！別說要他和外姓打大陣，就是家裏來了一個艸賊，他們也早就躲得沒影蹤了！

這樣說來，他們是很不中用的了！却也不然！當一般人要求他管家不和賈家開談判的時候，那燕房裏的打手，就聽着不肖子弟的指揮，一聲得令，打得一般人頭破血流！這時候直是非常的勇敢！令人佩服！但又令人不解！爲甚麼憑賈家占了你房子，不把這勇敢，用到賈家的身上去呢？我又不解，那些把權的，雖然不肖，終究是華家人，爲甚麼聽外姓人的話，來摧殘自己人呢？哦！想起來了！有人說：把兩元錢，攔在一丈以外，我們看得見錢，也看得見旁的東西；把這錢緊靠我們的眼睛，我們只見錢，旁的甚麼也不見！這些人是把錢攔在眼睛上的，所以也不見他流血的同胞！也不見他前途的

危險！

年關到了。華家的把權的，果然向鄰家借債，賈家就答應了大大的。一注款子。所以華家的不肖子弟，更加拚命的來摧殘他家裏人，向賈家獻殷勤兒！

本文開首所說的那天晚上，正是把權的開始摧殘他家裏人的這天。那一線光明，是受傷的住的房子裏面燈光。我們再細辨那喊喝的聲音，只聽得說道：

你們還不睡麼？難道打的還不夠麼？小孩子念書只管念書，也來管閒事！却不是討打！睡著！不許作聲！

原來反對和賈家談判人的中間，多半是正在念書的青年。他們很有血性！當日雖然有許多人受傷，這時候又受人喊喝，他們却並不氣餒，只做

個不理會！

我不是說華家的人口很多麼？不過那時候，都睡著了！憑那幾個青年，在那裏受人欺負！

我知道諸君見了這華家黑暗的情形，一定不受用了！可以就離開了這所黑越越的房子。但是那凍雲，還依舊的遮住了衆星！朔風依舊的鳴他！不平！回看燈光，依舊的搖曳不定！唉！你們怎的還不醒！

入道

一，

却運到了！你們都得死了！衣也沒人穿，屋也沒人住，飯也沒人吃，滿地躺著尸，也沒人收殮了！這樣可怕的景象，就在目前，你們還不醒來！你們真徼倖！現在還有機會，使你們跳出這可怕的圈子！不光可以

使你們現在不死，還可以使你們永遠不死，你們願意麼？比如你們不耐煩活，願意死，願意就死的話，那末不用說；若是不願意死，願意活著，願意永遠活著，那末就請你趕快來入我們的道！

原來說話的是個天恩。

甚麼叫做天恩呢？就是一種傳道的人，和耶穌教的牧師差不多。

他們所傳的，是甚麼道呢？他們說：他們是三教——儒釋道——歸一的，他們所傳的道，就是三教的道。他們傳道的緣故，就是要把一切衆生，救出可怕的圈子，永遠活著。

那天恩常對人說：

他們是奉著上帝之命，來救世的！入他的道，不用吃素，是達摩祖師求來的。今年七月，孔子也要下凡了。但是不久，今年下半年，最遲明

年上半年，天門就要關了。天門關了以後，那些沒入道的，真的要死了！「峨嵋山上一個洞，能藏十萬八千衆，先來之人得安樂，後來之人半路送，」這不是燒餅歌上說的麼？那劉伯溫不是個預言家麼？他這話就是說著現在入我們道的事情。你們入了我們的道，將來却運到了，可以躲在那個洞裏，過安樂的日子，要不然的話，就都得死！你們若是不願意死，願意活著，願意永遠活著，那末請你趕快來入我們的道！別等到天門關了，嚷著在那裏後悔！

二

有一天半夜模樣的時候，在一間燈燭輝煌的房子裏，擠滿了許多人。這房子靠牆的一面，放著一張桌子。桌子上面，放著一副燭台。燒著一爐檀香，不過都是粉末子。香爐邊上，却另外放著許多剪成小條兒的，每條

約莫有一寸來長，是取道不離方寸的意思。桌子上又放了許多紙條兒。還有兩隻碗，一隻放在桌子的右方，一隻放在香爐的前面。

桌子的下面，也放著一副燭台，燒著紅燭。

桌子的前面，有三個人排著，在那裏叩頭。三個的後面，接著男男女女的，四個人一排的，許多排，跟著在那裏拜。把頭叩得怪響，好像並不覺痛似的！

這是甚麼一回事呢？原來有許多人，在那裏入道，行入道的禮節。

前面三個人的中間一個，就是天恩；邊上兩個，也是已竟入道的。後面四個人一排的，才是新要入道的人。

叩了百十次的響頭，那天恩就讓到邊上，叫一個新要入道的上來，站。在天恩先前所站的地方。叩了幾個頭，站起來，用右手檢起一條檀香條兒，

拱了一拱，左手接來，插在爐裏；這樣的三次，退下去，又叩了幾個頭，那天恩就拿起兩張紙條，揉作團兒，放在爐前的碗裏，叫那人用左手檢一個出來。——這紙條上一張寫著個准字，一張寫著個空字。比如你檢著空字，那你就不能入道；若是檢著准字，就說是上帝准你入道了！不料那人却檢著個空字，就垂著頭，好像很懊惱似的，往邊上走了。

天恩又叫第二個上來，也叩了頭，上了香，檢出一個紙團來。這人真徼倖！是個准字！他就滿臉堆笑的，把這紙條，恭恭敬敬，交給站在左首的那個人。——已竟入道的——那人接了，就燒在桌子右方的碗裏。

天恩就把一張黃紙，交給那個新入道的，叫他念——不識字的人，天恩念一句，隨一句。——說甚麼中華民國啦……省啦……縣啦，還說甚麼我們是誠心而來啦，將來有甚麼叛道離經的話，——他們的道，不許私相傳授，就是你

眷屬也不可以的。不然，就是叛道。——要五雷劈身啦，囉囉嚇嚇的，念了好久，聽了真叫人頭痛！真叫人肉麻！

這樣一個一個的檢下去，直到都檢過了，就把這檢著空字的趕出門去。——第二次可以再求，求了三次，都檢著空字，那你永遠不能入道。——房子裏頓時寬舒了許多！那趕出去的，真個一個個哭喪著臉，好像死刑已竟宣告了似的！

入了道的，却歡天喜地的，聽那天恩，說長生的妙訣！
唉！妙訣！唉！道！唉！迷信！唉！可憐的衆生！

這篇東西，完全是事實。就是說著同善社的事情。這個社，聽說總社在北京，分社現在各處都有。他原是個靜坐的團體，沒有甚麼神秘！但我解，爲甚麼要這樣鬼鬼祟祟的做？爲甚麼不許人私相傳授？——其

實他們的靜坐法，和世人所知道的，並沒有甚麼大不同。他們所謂妙訣，也不過是坐時不用雙單盤，把兩足墊在腿下就可以目視鼻尖。坐後不能大小解。宜以手拭面，這幾端罷了。——要用這五雷劈身的話，來嚇人？而且爲甚麼一般青年，一入了道，就暮氣重重，沒有了進取奮鬥的精神？——去年南洋商業專門學校，有幾個學生，就是這樣。——我因爲他們舉動，和社會很有影響，所以不憚詞費的，把他記了出來。

他！

他是個很美的女子！但是他現在憔悴了！

他是個天真爛漫！高尚純潔的女子，但是他現在墮落了！

他雖然憔悴，可是我依舊的疼他！

他雖然墮落，可是我依舊的敬他！

他這樣美的高尚純潔的女子，遭了人家誘惑，使他憔悴墮落，我不能保護他，救他，我實在對他不住！我實在慚愧！

你說了一句對不住，慚愧，難道就完了麼？這就算是疼他敬他了麼？這難道就是你的責任？好個沒勇氣的東西！

彷彿有個神，含著怒在那裏說：

哦！是了！他現在還在匪徒的手裏，他甚麼時候，都有遭人略賣的危險！我一定得把他從匪徒的手裏救出來，送到光明美滿的地方去！使他回復他固有的美！依舊的成一個高尚純潔的女子！

彷彿那個神又在那裏歡呼道：

著呀！這才是個男子！我在這裏祝你的成功！

破產

商君！近來的買賣怎麼樣？

貢君！倒還不錯！可是我們合資的那家公司！江河日下，一天不如一天，直是耽心呢！

可不是麼？我的廠裏，近來的營業，倒也將就得過去；我就愁這公司破產，我們是股東，也都牽連著！

兩人說著，歎息起來。

原來這兩個人，一個姓商，一個姓貢，都是一個將要破產的公司的股東！這公司在世界上，是數一數二的。先前的時候，他很有左右世界金融的力量，不過到了現在，却是將要破產了。

閒話少說，且說那兩人歎息了一回，接著那姓商的說道：

論到我們公司呢，我們都很知道，並沒有虧本，都是那些辦事的攪

壞的！他們把公司的產業，抵的抵，賣的賣，那錢都拿來裝在自己的口袋裏；所以公司天天嚷窮，嚷破產，他們却一個個蓋起很大的洋房來，又買了許多可憐的女子，供他的玩弄；不光是總理經理是這樣，就是那些部長，部員，科長，科員，也都是如此，公司那能不破產呢？那姓貢的接著說道：

我們名目上是個股東，不光沒有得著甚麼好處，而且還年年的拿出錢去維持這公司——那裏是維持公司，不過是供給辦事人的揮霍罷了！你道這錢冤枉不冤枉呢？

說到這裏，一個旁聽的少年，就攙言道：

辦事的不好，怎麼不把他換了？這錢出得冤枉，爲甚麼還要出這錢？……兩人聽了，很驚惶的瞅了少年一眼，說道：

你……你是誰？

少年說：

我也是個股東！

兩人同聲說道：

我沒這力量，因為他們有……

少年說道。

有甚麼？也不是個股東！你說沒力量，難道連這冤枉錢，也不敢出麼？那你還是合上眼，閉上嘴，坐等破產罷！

兩人聽了少年的話，正垂著頭，在那裏想。

多勇敢呵！

有一天下午二點鐘模樣的時候，上海西門一帶，布滿了雄糾糾的軍

警。

這時候，雨得下很大，風刮得很利害；這些軍警，在風雨裏面，一個個挺著腰，凸著胸，肩著快槍，怒目張眉，磨拳擦掌，尋廝殺似的，在那裏站著！

有人說：我們中國軍警，是不中用的！所以憑人家欺負我，也不敢說個「不」字！但是照那天的情形看起來，他們是多勇敢呵！說他不中用，直是冤枉的！

我們見了這許多勇敢的軍警，正是摸不著頭腦，不知道甚麼一回事！還以為出了甚麼大亂子了！過一回兒，忽的來了許多男女的學生，手裏都拿著白旗子。我們又想，這些學生，也真勇敢；這麼大的風雨天，也來演講，我們再不愛國，也真是陳叔寶全無……

想到這裏，猛聽得

打……打……打……啊呀呀……你們不是中國人麼……啊呀呀……你們不應該愛中國麼……爲甚麼……打……打……打……嗒老子不曉得中國不中國……只曉的服從命令……不許你們在這裏開會……打你們……打……打……打……你敢說話，就打你一個臭死……啊呀呀……這樣勇敢，爲甚麼不打……打……嗒老子偏打你……雖然打不過他們……却打得過你……打……打……看你跑哪……打……打……打……

原來這些勇敢的軍警，却打起手無寸鐵的學生來了！從他們嘈雜的聲音裏辨起來，知道爲著開會的事情。

你想，這些男女的學生，有多大能耐，怎能夠當得住我們勇敢軍警的槍刀！所以那時候的學生，也有打斷了脊骨的，刺傷了腿的，打壞了腰脇的，打破了頭的，跑不動，都躺在地下的血泊裏！那些勇敢的軍警，還不顧死活

的，用槍刀來打，用腳來跌！

那些受些輕傷，能夠掙扎的，忍著痛，一拐一跌的逃，但是這勇敢的軍警，却拚命的趕上去！

到後來，有人出來，把這躺在地下的八十幾人，送到醫院去。聽說有二十幾人，恐怕性命難保！但是那些軍警，却一個個興高采烈，顯出他勇敢的態度來！這時候，風雨更大了。好像是替這些青年，下同情之淚似的！好像是替這些青年，鳴不平似的！但也許是賀我們勇敢軍警的凱旋！

誰的過？

了！——是個遁入空門的青年。他並不是爲著飢寒，也不是爲著罪惡；他是因爲受不了這無情社會，和冷酷家庭的痛苦，才做和尚的！

他是個獨子。在他五歲的時候，他父親已經去世，所以他的娘，真的當

他是心肝肉兒，待他甚麼都好！

列位看了這幾句話，一定要說在下自相矛盾了。他娘既然待他很好，那末他的家庭，一定很快樂的了；爲甚麼又說甚麼冷酷啦，痛苦啦，這些話呢？我說：別忙！這裏面很有一段歷史呢！

他——了——！既然是個獨子，家裏又很有幾個錢，所以人家多很願意和他訂親。在他六歲的時候，已經說過好幾家的親事了。在他的娘呢，恨不得他一天就長成人，討媳婦，養孩子，伊就可以「含飴弄孫」。所以伊終是「來者不拒」！

不過伊——了——娘——對於訂親這事情，有一定的程序。譬如說：有一個媒婆，來和伊說，某人家的女孩子，怎麼樣，怎麼樣。伊就同那媒婆討那女孩子的八字——生年月日時的干支——來，把他供在竈神的前面！供了三天，這

三天裏，假使打壞了甚麼東西，碗啦，碟啦，那末就把這八字退回去；因爲竈神已經給伊一個不祥的預兆！假使這三天，平平穩穩的過去了，伊就叫個瞎子來，推算這個八字，和他——有沒有冲尅？將來結了親，子息不多？推算以後，不合格的話，就退回去；合格的，再跑到廟裏問菩薩，求籤，假使籤上的話，不十分吉利，還是要把這八字回去的。

你看，伊替他訂親，是何等鄭重呀！何等嚴格呀！唉！可惜伊標準錯了！方法錯了！所以他不但沒有得著好處，而且一生的幸福，就犧牲在這鄭重嚴格的裏面！你道可嘆不可嘆呢？

閒話少說，且說他雖然說過幾家親事，不是三天就把八字退回去，就是有冲尅，所以都不成功。

他七歲了。又有一家來說，伊又按照程序做去，完全合格。那末他們就

講價錢，——別怪我輕薄，事實是這樣的！——價錢講妥，正要付定錢的時候，忽的變起卦來。

原來有人來和伊說，那面女家，說了伊的不是。伊大氣起來，說：「沒你女兒，看我兒子做繆夫呢！」這家親事，就從此攔起。

在這當兒，又有一家來說，伊這時候，正在氣得不得開交，想借此吐氣，就跟那媒婆說道：

好！這事準成！我也不問菩薩了，看他的命罷！

過了幾天，雙方又在那裏講價錢了。

這時候，他——已經在私塾念書了。他的先生，是村裏惟一的一「讀書種子」，村裏人有甚麼關於文墨的事情，都要請教這位先生的，所以這先生很忙。這天因為先生到一家喪事人家寫主——神主牌——去了，放了

假，所以他在家里開著。聽到他娘和那媒婆，在那裏說甚麼一百六十元啦，一百四十元啦的話，就問道：

媽：買甚麼東西呀？

伊笑道：

買一個老婆給你！

他又問道：

媽媽！是誰呀？

伊笑道：

你管他做甚麼？反正你不認識的！

他撒嬌道：

那我不要！不認識的，怎麼做我老婆呢？媽媽！我要嬌姑！伊和我很要

好，我們倆在一張桌子上念書呢！我要伊，媽媽！

伊笑著，用指羞他的臉道：

害臊！不害臊！小孩子選起老婆來了！害臊……害臊……

那媒婆也跟著笑起來。他給伊——媒婆——笑得不好意思，一溜烟跑出去，找嬌姑頑去了。

那媒婆就問伊道：

嬌姑是甚麼人？

伊說道：

是個鄰居的女孩子。那孩子真聰明，生得也很清秀；不過我嫌伊太好了，恐怕短命！後來把伊的八字，叫算命的推算，果然不好；所以伊的娘雖然和我說了幾次，我終沒答應下來。

又過了幾天，伊——了一娘——拿了一幅很好的婚書，叫他拿到館裏請先生寫去。

他問道：

媽媽！這是甚麼呢？

伊道：

這是你的婚書。

婚書有甚麼用呢？

他問：

伊道：

寫了這婚書，有個很好看的姑娘，就算是你的老婆了？

他問道：

不寫呢？

伊道：

不寫，沒有憑據，人家可以賴我們的。

哦！知道了！媽媽！這婚書是和田契屋契一樣的！是不是？

他說：

伊道：

你別管他！拿去請你先生寫就對了！

他說道：

我常見我先生寫的，是甚麼永遠實賣……

說到這裏，就聽得外面有人叫他，他就高聲的說道：

等一等，我來了。

回頭跟伊說道：

媽媽！嬌姑來找我了，我這就館裏去。

光陰迅速，不覺得他已是十六歲了。他早就出了私塾，在一個中學校裏，將近畢業了。他因為受了新思想的洗禮，所以很不滿意那個機械式的婚姻！他說這種婚姻，完全是買賣的行爲！契約的關係！

所以他屢次和他娘鬧，說爲甚麼這樣早，就替他訂了親？

伊說：

你訂親的時候，已竟七歲了，你父親和我，還是搖籃親呢！倒也沒有甚麼過不去——過不去的時候，伊忘記了！——偏你念了幾句洋書，就要說甚麼離婚不離婚啦！就是說，伊——了一未婚妻——沒念過書，婦人家本來念書做甚麼用呢？我是你的娘，替你做了主，訂下這門親，也不算

錯，誰的親，不是他父母訂的？不過你父親早死了，只剩……
說到這裏，伊就嗚嗚咽咽的哭起來。

他看見他娘哭起來，心裏過不去，只得用話來安慰伊！

他中學畢業了。伊強迫著要做親；他苦苦的求伊遲幾年，伊沒有許他。他沒奈何，就私下跑到北京去，進了學校，才寫信給伊。

伊雖然氣他，可也疼他，匯了錢去，叫他暑假時候早早回來。

他回來了。伊又迫著叫他做親，說再不做親，伊要自盡了；他沒奈何，只得拚了犧牲自己的幸福，聽從了伊！

他做過親了。他終算是有了妻子了。但他和他的娘說話，說到他妻子的時候，終說娘的媳婦怎麼樣，不叫我的妻子！

伊還以為他很愛他的妻子，所以故意用這別致的稱呼，——娘的媳婦

——來討伊歡喜！

過了幾天，他就到北京去了。

第二年暑假，他回來了，他問伊道：

娘你的媳婦怎麼樣？

伊說：

怎麼樣？你別問我！

他聽了這話，就知道糟了！到晚上，他就問他的妻子，

你甚麼地方得罪了娘？我早就跟你說：你是娘的媳婦，不是我的妻

子；你只要和娘過得去，我甚麼都可以！你爲甚麼要得罪了娘？

他的妻子，哭著不說話。

第二天早上，他又跑去問他娘道：

娘！到底甚麼一回事呢？

他才開口，伊就大哭大罵起來道：

你這畜生！別在我跟前假惺惺了！你當我不知道！伊——了一妻——昨天晚上，說了哭，哭了說哭，說說，了一晚，數了我許多的不是，你道我沒聽見！滾出去！別在這裏假惺惺了！停一回兒，我一定來陪不是的！他想分割幾句，就給伊推了出來。

他回到自己房裏，他的妻子，又在那裏哭。

他是從小嬌養慣的，受不了委屈！平心說，這種境地，也實在叫人難受！

這時候，嬌姑已竟嫁了人了！還有幾個好朋友，也都各奔各的前程，所以，他滿肚皮抑鬱，沒處發洩！

他在家裏，住了五天。這五天裏面，沒有一天是好過的！不是哭，就是罵。到第五天那天，伊和伊媳婦，竟打起來了！他看不過，上去勸解；伊就一頭撞了過來，說他幫著妻子，來欺負伊！哭著，要死要活！

那些鄰居，聽得鬧得不成樣兒，都趕了過來，勸解勸解。有的說他，不應該幫妻子來欺負娘的！有的說他，沒做親的時候，嚷著要離婚，怪他娘不應該替他訂親，做了親以後，就值得這樣寶貝！有的說他，也算是念書的人，怎麼這樣不懂理？議論紛紛，都是數著他的不是！

他真是啞巴子吃黃蓮，說不出苦！他和他妻子，本來沒有甚麼愛情，不過伊迫著叫他做了親，他爲人道，上著想，表面上就不能不敷衍一下！他所親愛的，本來只有他娘，現在伊既然和他鬧得不得開交，他在家裏，還有甚麼意思？所以第六天一早，他又動身往北京去了。

第三年暑假，就發生了山東的事情，他就幫著在那裏奔走。

山東的事情，還沒有了，福建的事情，又發生了。他又隨著大隊出去演講，在天安門也露宿過一晚。

他經過這兩次事情以後，他就覺得這社會對他很冷淡！沒有一點兒同情心！他就說，這社會是自私的！自利的！殘忍的！嫉妬的！就不知不覺的，對於人生，懷起疑來！他常常自己問著自己道：

人生有甚麼意思？在這種社會裏奪鬥，有甚麼價值？

他那天接到一個電報，是他娘發的，說伊病危，叫他趕快回來。

他也無可無不可的回來了。一到家，伊並沒有病，他不禁詫異起來。

伊就笑著說道：

我只有你一個親人！你去年賭了氣出去，今年暑假，也不回來，你好

硬心腸！我那天不想你？現在北京又不太平！所以我打電叫你回來；又恐怕你不來，所以說是我病重的！

他這才明白過來。聽伊口氣，似乎又很疼他似的！所以他很想安心住幾天。

過了三四天，伊又漸漸的變了常態了！對他又漸漸的三句不理會，四句不瞅睬了！過了六七天，就大鬧起來！他說話中間，偶一不留神，伊就大哭大罵，說他欺負伊！這樣一天一天的下去，他真受不了了！想跑到北京去，又覺得沒意思！那末他就把心一橫，做和尚去了！

唉！好端端的一個青年，要迫得他做和尚，這是誰的過呢？伊只有他一個兒子，爲甚麼待他甚麼都好，只這婚姻面上，就這樣專斷呢？爲甚麼先前待他做心肝肉兒，後來要這樣和他過不去呢？唉！我不知道伊現在後悔不

後悔？又不知道伊的媳婦怎麼樣？

寓言小說 彌勒和韋馱

列位許都到過佛教的寺院罷？一進山門，不是就有個嘻皮笑臉，袒胸露腹的偶像麼？——罪過！罪過！應該叫菩薩——他的名字，叫做甚麼彌勒和彌勒相背而立的，不是還有個怒目張眉，全身披掛的麼？他的名字叫做甚麼韋馱。他倆好像是看門的。

爲甚麼寺院裏要他倆看門？爲甚麼又把韋馱，站在彌勒的後面？原來這裏面有一段小小的曆史。

彌勒和韋馱，都是如來的弟子。那如來是個大滑頭！——罪過！應該打入拔舌地獄！——他嘴很利害！真能說！甚麼「舌本生蓮」啦，「口若懸河」啦，他真可當之無愧！他是西方極樂國土雷音寺的住持，他想騙幾個錢來使用，所

以天天說法。他說法的時候，一般善男子，信女人，都爭前恐後的，拿了錢米去聽，所以他的寺裏，經濟方面，很過得去！

他一有了錢，就想擺架子了！他想，大戶人家的大門口，都有個看門的；我們寺裏，似乎也不能少。不過要拿出錢去，僱人，又覺得肉痛！好在他那時候，弟子很多，他看還是韋馱這人，有點傻氣，不會計較！所以就叫他——韋馱——去當這個差。

論到韋馱這人呢，當真是個傻子！他不會吹！也不會拍！對於有錢的，沒錢的，都是一樣看待！他很有點膂力，鎮天價的拿著那勞什子，叫做甚麼杵！見著人家有甚麼不平的事情，他就要出頭干涉！所以那些有錢的，都很恨他！他那沒錢的，雖然感激他，可也「愛莫能助」！他站不住了！他常聽見如來在那裏說慈悲平等的話，他以爲很對！所以他就拜了如來做師父；他以爲

一入空門，萬相皆空了，他又那裏知道慈悲平等，都是嘴上說著騙人的名詞呢？說他傻，不是真有點傻氣麼？

話說韋駄進了雷音寺以後，沒事幹，閒著吃白飯，他正有點不好意思！一聽見如來叫他看門去，他很高興的答應下來，馬上就去站在山門口。誰知道一到第二天，那些善男子，信女人，到寺裏來聽說法的，一個個望門却步。

如來急了！派人去問，爲著甚麼緣故？

他們衆口同聲的，說是「怕韋駄！」

如來就叫韋駄來，吩咐道：

韋駄！你站在門口，不應該怒目張眉的！應該和善一點兒才行！像你這種神氣，現在世界上，是行不去的！你知道不知道？

韋駄也不說話。如來又叫彌勒去幫他。

這彌勒生成的一副嘻皮笑臉的樣兒！又會拍！又會吹！見著人，說人話！見著鬼！說鬼話！真是箇應酬場中的能手！所以如來叫他去幫韋駄。

從彌勒看門以後，來聽說法的人，又漸漸的多了。

韋駄見了彌勒的行徑，心裏大不高興，他就跑過去，站在彌勒的背後，嘴裏冷冷的說道：

我不耐煩看你這鬼樣子！

阿狗

一，

有一天早上九點鐘模樣的時候，有一個面黃肌瘦，鶉衣百結的男子，挾著一個包裹，望著一所高大的房子跑來。

這房子是個當舖。那男子跑進當舖，就叫了聲掌櫃的，把包裹望櫃上一擡。

那掌櫃的把包裹打開一看，就問道：

阿狗！你要當幾個錢？

原來這男子的名字叫阿狗，大概是因爲老主客了，所以掌櫃的認識他。當下那阿狗說道：

當一元半錢罷！

掌櫃的說道：

敢是你還沒睡醒，在那裏說夢話罷！這樣的一件棉襖，要當一元半錢！我們是老交易了，別囉囉了，拿五角錢去罷！

阿狗露出很誠懇的神氣來，說道：

掌櫃！可憐見的！多給我當幾個錢罷！我家裏有一天沒吃飯了！

那掌櫃的說道：

也罷，拿六角錢去罷！

說著就拿了一棉襖往裏面走去。

阿狗想，再說也不中用！所以等那掌櫃的拿了當票和錢出來，他就接過來，用布包上，望懷裏一揣，走出門來。

他走到街上一家米鋪的門口，就站了下來，站一回兒，又往前走，走了幾步，又折回來，又站了一回，又走幾步，又折回來；這樣的三四次，他才放開腳步，往前走。

街盡頭有一排三間的房子，他走到這房子的門口，就站住了。站了一回，就跨進門去，在門限上，又站了一站，就走進去了。

你道這是甚麼所在？原來是破人家，蕩人產的陷人坑！十惡不赦的賭窟！

這時候已竟有了許多人在裏面了；見著阿狗進來，就招呼他入局；阿狗也就坐下來。沒有多久，阿狗就垂頭喪氣的出了局。

阿狗你又輸完了麼？

阿狗回過頭來一看，只見那人，身穿著華絲葛短衫褲，身上戴了七八只的金戒指；阿狗認得他是賭窟的主人，就輕輕的說道：

輸完了！不瞞你說，這錢還是當來的；連當票也賣給人，一共輸去了！說著出去了。

那人還跟在後面說道：

你明天多拿幾個錢，早點來反本罷！

二，

一間艸房子裏，朝天的支著一張床；這支床的樑子，都少了條腿了！床上七零八落的，放了幾塊破棉桌，有個六十幾歲的老婆子，躺在那裏。那婆子臉上，一條條的皺紋，約莫有半寸來深，似乎告訴我們，他已竟裝了許多的痛苦！打橫裏也支著張同樣的床，床上坐著個中年的婦人。愁容滿面的，垂著頭，不知道在那裡想甚麼。和床對面靠牆的地方，有一架泥爐子，冷清的，看過去，好像有好幾天沒舉火似的。地上坐著個五六歲的小孩子，在那裏捉蟲蟻兒頑。這時候，房子裏非常冷靜！只時時聽見歎息的聲音！

過了一回，那孩子忽的喊道：

媽媽！我肚子餓了！

那中年的婦人道：

兒呀！耐一回兒罷！你爸爸回來，就有吃了。

那小孩道：

媽媽！爸爸那裏去了呢！

那婦人道：

上鎮去了。

那小孩道：

媽媽！蓮官——一個鄰居的孩子——的爸爸，上鎮回來，一定買了許多糖果；我爸爸怎麼不買點兒給我吃呢？

那婦人道：

他們有錢！我們沒錢！我們有飯吃就好了！還想糖果呢！

那小孩道：

他們爲甚麼有錢？我們爲甚麼就沒錢呢？媽媽！

那婦人搖著頭不說，小孩子見他娘不理他，也就不聲響了。這房子又

冷靜起來！

又過了一回兒，那老婆子有氣無力的說道：

這早晚阿狗也應該來了。怎麼還不……

說到這裏，那小孩子就哭起來道：

媽媽！我肚子餓得荒了！爸爸到底甚麼時候才回來呢？

那婦人道：

兒呀！耐著罷！你奶奶也一天沒吃飯呢！

說到這裏，那小孩子跳起來道：

奶奶！媽媽！爸爸來了！爸爸！你回來了！好了！有飯吃了！

那老婆子聽見他兒子來了，就坐了起來，張開他黯淡無光的眼睛來道：

阿狗！你怎麼這才來呢？米呢？給你媳婦熬去罷！

阿狗一言不發的走進來，就躺在那打橫的床上。

那婦人見著這行徑，明知不是道兒，可也不敢說。只微微的歎息，接著撲簌簌的滾下淚來！

那婆子見了，打著很惶急的聲調，說道：

怎麼？阿狗！難道又賭去了！

阿狗只是不開口，那婆子很悲慘的說道：

阿狗！你到這步田地，還不醒過來麼？房子給你賣去，好的東西，給你賣的賣，當的當，弄得乾乾淨淨，這都不用說他了！到現在，飯也沒有吃

了；我看着打熬不過，把那件棉襖脫下來，叫你去當，羅幾升米來，好多活幾天！你爲甚麼錢一到手，就不顧死活，又去賭了呢？我老了！該得死！你的媳婦，和你的兒子，難道也把他活活的餓死麼？兒呀！你要知道，四個人賭，五個人想錢！到後來，你們的錢，終究是到了那抽頭放賭的畜生——窟主人——的手裏去！你看他吃的也好，穿的也好，這都是吃誰穿誰的呀？兒呀，你怎麼還不醒過來？

那老婆子說了一大篇話，阿狗終是個不理會。那婦人就輕輕的推了他一下道：

奶奶跟你說話，你怎麼不開口呢？
也有你說話！

那阿狗霍的站了起來，好像出押的猛虎似的，說著，抓了婦人的頭髮，

就打！

那婆子見這情形，氣得暈了過去。

這時候拳腳聲，婦人哭聲，阿狗罵聲，和那小孩子在門外跳來跳去，說著，好了，爸爸來了，有飯吃了！的聲音，打成一片！

太陽的生日

在一家人家的檐下，放著一張桌子。桌子上供了幾碗蔬菜，燒著一爐香，兩枝紅燭。有個老婆子，在那裏拜，嘴裏喃喃的念道：

太陽明明珠光佛……太陽三月十九子時生……家家念佛點紅燈……

這時候，太陽正在中天，曬得那婆子，滿頭大汗，兀自拜個不休！

遠遠的來了兩個少年，走到那人家的門口，就站住了看。

原來那少年，是哥兒倆，看了一回，那哥哥的說道：

哦！是了！今天是三月十九。兄弟走罷！

兩人又慢慢的走了；那哥哥的低著頭，自言自語的說道：

不錯！是三月十九……唉！用心真苦……可惜那些人不知道他的所以然了……可惜……那兄弟的聽了，詫異起來，說道：

哥哥！你滿嘴裏念些甚麼呀？敢是神經病發作了！

那哥哥的擡起頭來道：

你知道今天是甚麼日子？

那兄弟的笑道：

今天是五月七日！就是陰曆的三月十九！誰不知道？

那哥哥的道：

我不問你這個；我問你今天這日子，在歷史上有甚麼關係？

那兄弟的道：

歷史上……哦！是了！今天是民國四年，日本下哀的美敦書，強迫我們承認二十一條的日子！是個國恥紀念日！我雖然健忘，還不至像那些醉生夢死的！

那哥哥的說道：

我不問你五月七日，我問你的是三月十九。

那兄弟的說道：

三月十九……歷史上……我可想不起來。

那哥哥的說道：

我再問你，那老婆子，爲甚麼今天在那裏供天？

那兄弟的說道：

今天……供天……哦！是了！今天是太陽的生日。

那哥哥的說道：

那老婆子念的甚麼太陽明珠光佛啦，這些話，你懂得是甚麼意思麼？那兄弟聽了，不耐煩起來道：

誰理會這個！把腦筋用在這種地方，值得麼？

那哥哥微微的笑道：

值得！大值得！你既然不耐煩，我索性告訴你罷。今天是明朝崇禎帝吊死煤山的日子！那老婆子供天，是替崇禎帝招魂！

那兄弟笑道：

哥哥在那裏說笑話了！人家明明是祭太陽，偏要說他是祭崇禎，你有沒有甚麼證據呢？

那哥哥的說道：

明末的時候，我們江浙一帶，很有殷頑的神氣！不知道那位遺老，要把崇禎殉國的日子，深印在人民的腦子裏，所以就利用了人民迷信的根性，說三月十九，是太陽的生日，大家應該供天。又編了篇太陽經，把他本意，隱隱的說了幾句在裏面。

那兄弟的聽了，很高興的說道：

不錯！不錯！明朝姓朱，所以說明明珠光佛；三月十九，就是指著崇禎殉國，叫人民不要把這日子忘記！很有意思！值得研究！

那哥哥的說道：

從前人把天子比太陽，所以說國無二主。天無二日，說三月十九，是太陽的生日，也就是這個緣故。你看他們用意，是何等深遠呢？但是我

們應該怎麼樣？

那兄弟的說道：

不錯！今天是五月七日！我們應該怎麼樣？他們爲了三月十九，紀念

太陽，我們應該爲了太陽，紀念今天！

那哥哥的說道：

今天的太陽真利害！曬得我頭也痛了！兄弟！趕快往前走罷！到前面樹林裏休息去？

說著，兩人趕著往前，走向他的目的地去！嘴裏還喃喃的說道：

太陽！太陽！我很希望你成一個永遠像冬天可愛的太陽！

手耕短篇小說

中華民國九年十月初版

(子耕短篇小說一冊)

(每冊定價二角五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著述者	校閱者	發行者	印刷者	發行者
李子耕	陸友白	上海霞飛路 太平洋學社	上海東新橋北首 國光書局	上海各省中華書局

太平洋學社出版書籍

日本黑潮 第一卷一號至三號每冊一角五分二卷每冊五分

文學叢書之一 白話文做法教育部批正訂正三版 每部定價六角

世界叢書之一 世界戰爭與中國 每部特價六角

說部叢書之一 子耕短篇小說 每部定價二角五分

音樂叢書之一 音樂大概 每冊定價五分

商業叢書之一 交易所論 編譯中

世界叢書之二 未來之世界大戰 編譯中